



文學意象的舞臺呈現 金鎖記

2012-04-08 記者 林儀 文



《金鎖記》原是張愛玲著名的短篇小說，近來被致力於推廣「京劇現代化」的國立國光劇團改編後搬上舞台，也是張愛玲的小說首次以京劇形式演出。此劇由國寶級京劇女演員魏海敏主演，在藝術總監王安祈與導演李小平的推動下，嘗試以文學做為走進劇場意象的創作依據。



由國立國光劇團改編演出的京劇《金鎖記》。（圖片來源／Google搜尋）

原著金鎖 文字敘說故事

在《金鎖記》原著小說中，以張愛玲外曾祖父李鴻章後裔的家世為素材，描寫小麻油店的女子曹七巧嫁入姜家成為三太太，由於出身低微，在姜家被人輕視、甚至連丫環也瞧不起，進而造成她強烈的自卑感。因此曹七巧雖伶牙利齒，卻有著滿腹的怨憤，常常語出傷人、搬弄是非，在妯娌間自然不得人緣。

在愛情裡，曹七巧也絕對是不滿足的。她嫁入姜家後才發現先生是個癱瘓的人，她漸漸地愛上了姜家的三少爺—姜季澤，卻得不到對等的回饋。曹七巧在人生中不斷迫尋愛情、金錢與自尊，最終卻因命運的摧殘，導致性格嚴重扭曲，她晚年吸食鴉片、破壞兒子婚姻使媳婦被折磨致死，還拆散了女兒的愛情。在讀者眼裡，張愛玲筆下的曹七巧就是個在財欲與情慾壓迫下失去理智的瘋子，如同張愛玲的文字敘述：「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。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，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。」

舞台金鎖 文學意象的呈現

而國立國光劇團的《金鎖記》便嘗試將這調之主觀的意象，經過重新編排後，以京劇的形式在舞台上用燈光、音樂、服裝等整體設計，佐以唱詞與表情等各種面向呈現出來；運用中國的傳統藝術，編出富有新思想的當代舞台表演，《金鎖記》因此成為國立國光劇團的代表作之一。導演李小平曾多次在演講中與民眾分享他們的表演理念，不同於一般的樂評家或演講者，李小平在介紹國光劇團如何呈現這齣戲時，是以「意念」為依歸，並注重舞台的整體營造，不會一個個點出演員的唱腔或裝飾來分述其意義。

李小平認為，文字只能取得主觀上自我構成的圖像，舞台意象並不是文脈閱讀下觀眾的取得，所以當他們在重新書寫劇本時，便需要不斷地自我推翻，找尋更好的演繹方法。張愛玲的精彩短篇，多一字太多、少一字太少，雖然已經有很多文字能構圖，看似拉進去排列組合就好，但實際上是個陷阱。「文字的意象啟動是單一往來的心靈構成，而意象會喚起主觀的投射。」李小平覺得每個人在閱讀同一篇小說時，情感的掌握和思維都不同，但當搬上舞台以實體出現，就要透過劇情與角色心境的虛實共述、內外並呈，表現出時而虛幻、時而體現的具象情節，透過劇情推陳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來累積角色主人翁的真實情感。



李小平與觀眾分享對於文學意象與京劇間轉換的看法。
(照片來源／交大藝文中心提供 高雨婕攝)

舉例來說，文中曹七巧被諷為麻油西施，她到街坊去兜售時，連賣豬肉攤的販子都晃呀晃地拿掛夠對著她。在曹七巧的愛情想望中，人生的真實情境並沒有與之謀合，當她為了物質生活嫁入豪門，直到紅蓋頭被掀開那一刻，她才看見映入眼簾的白包襪底、那絨毛纖維頂著日照陽光清晰可見，意味著，她的丈夫根本是個殘疾人士，嚮往已久的愛情也在那一剎那被摧毀——張愛玲寫得殘酷，曹七巧縱然對愛情有再多的想像，嫁給物質所得到的愛情就是純粹一個「死」字。

然而，這些閱讀中所獲得的聳動，在舞台上若是依樣畫葫蘆地將白襪顯現於觀眾眼前，能震撼人嗎？李小平眼中的張愛玲小說通常是八點檔情節加上她獨特的筆調意境，在轉換成京劇的過程中，有很大的空白要由觀眾自己去取得，國光劇團因此才有改編小說的想法出現。

在《金鎖記》中，有一段主軸圍繞著姜家三少爺姜季澤的婚禮，對比曹七巧一人遊走在閨房中的情節。在舞台的布置上，正中央是不圓滿的半圓鏡，後方為代嫁的新嫁娘、合歡床與完美的牡丹雙喜圖，四者融合成縱向的敘事。而曹七巧的衣著款式像睡袍，擁著黑色的蕾絲邊，卻像是在哀悼自己死亡已久的愛情，她手上僅有的紅絲絹格外顯眼，就好比她炙熱跳動的心，時而飄忽時而閃躲，卻也恰好呼應了新娘頭上那同樣艷紅、或許代表著幸福的蓋頭。

婚禮在前廳正在拜堂的聲響中開始了，曹七巧倚著幽怨唱腔，以第一人稱回憶自我經歷，雖然實景是婚宴場合，但內心其實是對愛情的想望。在一陣古箏的輪音裡面，回憶就像一汪汪漣漪，最終還是被迫攪亂而回歸了現實：曹七巧的愛情依歸，應是新郎的哥哥。於是，她幽幽地唱出最後一句：「限憂憤，怨難伸。」

在聆聽者的耳中，因為本身不會吟唱京劇，所以他們對於演出者的旋律和唱腔不會多加挑剔，有的只是感受到舞台上散發出來滿滿地憂怨情懷。從文字意象巧妙轉換到舞台意象，國光劇團運用舞台布置與角色塑造，將情感共同融合於故事情境裡面，文字轉換成實體敘述的層次自然就拉開來了。



左為唐文華扮演風流不羈的姜季澤，另則為魏海敏飾演的曹七巧。

(圖片來源／Google搜尋)

新戲曲觀 表演融入敘述

李小平與劇團曾經在嘗試現代布局的時候，是把已有的寫實空間加以擴大，將金鑾寶殿的富麗堂

皇與竹林茅舍的寒酸完整呈現，把觀眾的想像關掉，但後來發現這只是假借西方寫實手法的一種依歸，遏止了人們的想像。因此，李小平開始試著找尋文學脈絡裡以情喻景、以景寫情的往返技巧，他認為只有讓表演者進入敘述才是活的，也就是所謂「一桌二椅，無所不能；出將入相，完成故事流動」。

李小平提到當原有的文學性格在載體上呈現，就形成一種用空間敘事的「新戲曲觀」。所以，演員們的唱詞或表演都只是附加價值，真正的藝術欣賞不應該是單向的呈現，而是要讓觀眾能在演出中體會到從文字以外取得新的劇場感受，這才是戲曲的價值。

李小平也提到在另外一場戲中，同樣用婚禮的情節框架來表現出曹七巧缺乏安全感的內在。這天，她娶了新媳婦，但舞台上的場景卻是安排從她窩居的房間，漸漸變成鴉片繚繞的矮榻，畫面越來越小、威力卻越來越大，彷彿暗示著往後曹七巧帶著兒女們吸食鴉片的糜爛生活就此展開。

在兒子進行婚禮喜宴時，曹七巧遙想著那份得不到的、姜家三少爺的青睞，整個表演如同清煙徐緩般蒸騰在空氣中，是不真實的，近乎有著鬼魅氛圍的基調。在此加入姜家三少爺的歌聲，就好像又出現在眼前一般，此時曹七巧深深墜落回憶的框架裡，原本在這場婚禮中裝飾的物件都變質了：原本的合歡床成了鴉片床；代表著祝福的牡丹雙喜圖，此時卻像鋸刀一樣，緩緩從空中垂降下來，砸斷了兒子與媳婦正要成為明朗並長相廝守的夫妻關係，七巧將兒子長白透過鴉片的餵食，牢牢地綁在自己身邊，因為這是她僅有的男人。

由國立國光劇團演出的《金鎖記》第一部分。（影片來源／YouTube）

這部小說是從主角曹七巧輻射出去的整個關係，將這些關係串連起來，給予讀者一個對於曹七巧扭曲人生的感嘆。《金鎖記》還有眾多場景精彩的戲劇演出，觀眾可以從閱讀小說開始，慢慢進入這齣京劇的層次，試著將自己與故事做連結，打開心靈上對於想像的啟動，看看是否如李小平所述地那麼深沉而幽怨；如果不同，也可以自行為這齣戲想像，並佈局一個舞台，這才是藝術的價值與回饋。



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


資深配音員蔣篤慧，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的酸甜苦辣。

在阿爸生日那天，樞樞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事。

▲TOP